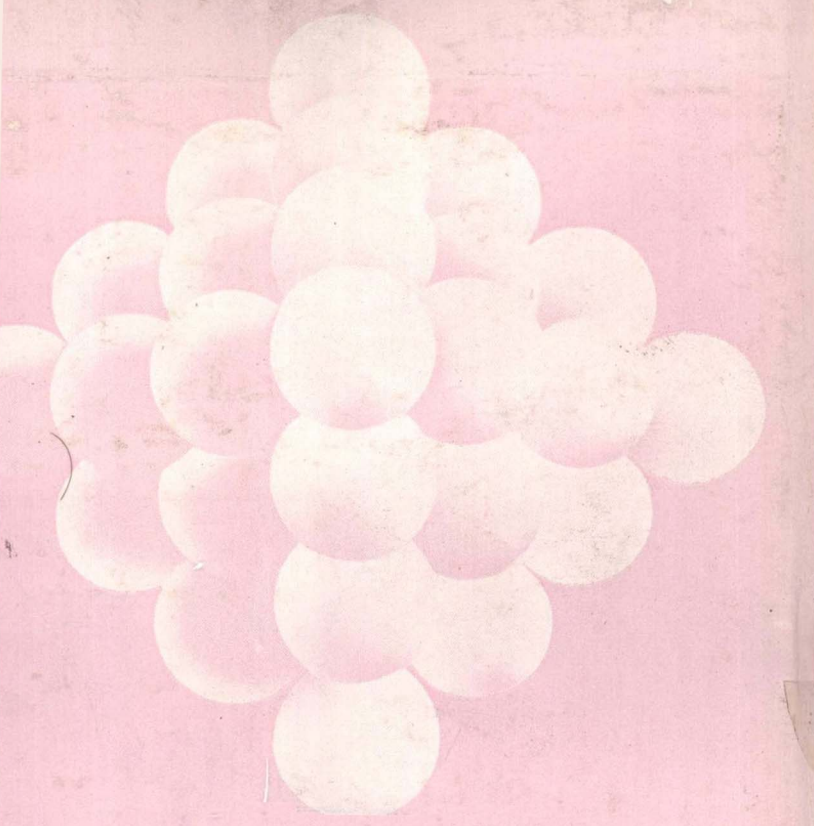




中國新文學叢刊

寒爵自選集

寒爵自選集

翻版
印權
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53

著者：寒爵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地下室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新臺幣一〇〇元
平裝新臺幣七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寫作歷程

我，寒爵，本名韓道誠。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二月初四日，出生在河北省鹽山縣瀕臨渤海的一個農村——孟二莊。祖父同檀公，字杏林。父親鳳元公，母親姓李。我家世代業農。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我七歲的時候，祖父忍受着農村破產和高利貸盤剝的痛苦，決心在本村創辦一所私塾式的國民小學，一方面是爲了志遠叔和我讀書方便，不致向隣村走讀，一方面也使村裏的學童有就便上學的機會。祖父自己不識字，深切感到讀書的重要，所以肩負起創校的擔子，校舍和老師的餐宿都由我家供應，其他同學只出一點束脩，我就在那一年上了學。

啓蒙師馮公晉儒，對我特別關顧。我比較早熟，自幼就富於幻想，因爲不時受到馮師的誇獎和鼓勵，便更愛做天馬行空式的文思了。在第一次作文時，馮師批了一句到現在猶使我愧於承受

的評語，好像就注定了我做文人的命運。

另一位對我思想啓蒙的是族叔志鵬。他雖然只比我大一歲，但是因爲他在大都市裏讀過書，看過許多新文學作品，而且思想又敏捷開放，領悟力也超越了他的年齡很多。他啓發我，借給我新書看；他帶動我，使我的思想進步，可以說是對我一生中影響最大的一個人了。

高小時代的校長王公丕勛，是在思想和寫作兩方面惠我最深的恩師。他的思想新穎，學識豐富；兼教國文，新舊並蓄，頗能啓導學生的閱讀興趣。在古典文學中，例如：對孔雀東南飛、木蘭辭、報任少卿書……等，都講解得有聲有色。在新文學方面，五四以後的名作家的作品，也經常選做講義。丕師對我很愛護，不但時常把我的作文做示範式的張貼，而且晚間自習後，還時常召我談話，對我有鼓勵、有訓勉，啓迪心智，使我茅塞大開。

由於我愛幻想，所以經常在腦子裏「作文」，我的第一篇在作文課之外、無拘無束寫出來的「作品」，是在十三歲時亂塗鴉的一首「新詩」。寫好之後，偷偷地拿給志鵬叔看，不料他竟頗爲激賞，給予我莫大的鼓勵。以後我又嘗試着寫了一篇「小說」，內容是諷刺「寧肯濕衣，不肯亂步」的老學究。那時候，我們時常到鎮上區公所借讀天津大公報「小公園」副刊，我想試着投稿，便偷偷地寄了出去，可以想像得到，當然它難逃進字紙簍的命運。——這是我第一次投稿所遭的「敗績」。

以後，隨着年齡的增長，閱讀領域的擴大，寫作的興趣更加濃厚了。在二十五歲以前，寫新詩、寫散文、也寫寫雜文；尤其對於新詩特感興趣，學習摹倣的過程，是由胡適而徐志摩而戴望舒；後來不幸地「遇」到了李金髮，把我帶入了一個魔障境地，使得我整天價焦思苦慮，一定要「語不『不通』死不休」，結果把我的詩興都憋死在那「不通」的死胡同裏了。最後決心和詩絕緣，來個「煮鶴焚琴」，連所有的詩稿都燒掉了。

在來臺灣以前，我做過記者、編輯、公務員，也在軍中做過政工，但都沒有脫離寫作生活。這期間我也曾蹲過日本監獄，受過非刑烤打，由同文而同難的，現在只有老友司馬桑敦（王光述）了。

梁宜生（號釋文）是我在軍中結交的一位好朋友，在寫作方面給予我不少的鼓勵和協助。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二月，我來臺灣，他去香港。我初來臺灣，身無長物，生活窮困，由於他做星島日報編輯的關係，要我撰寫有關臺灣的通訊報導，不僅當時在經濟上對有所幫助，即對以後我能鼓起餘勇寫作，也發生了很大的激發作用。

來臺灣後，促使我能勤於寫作和進步的，我不能不感謝三個人，那就是：前國立東北大學校長臧哲先（啓芳）先生；前臺北中華日報和徵信新聞副刊主編徐蔚忱先生，以及現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

臧先生曾是反攻雜誌的發行人，從民國三十八年反攻雜誌創刊起，我便追隨他做編輯，在寫作方面給予我太多的啓發和指導。徐先生最初編中華日報副刊時，是我第一次向臺灣報紙投稿，蒙他不棄，邀我撰寫專欄；他轉職徵信新聞之後，我又被邀爲人間副刊撰寫「人間閒話」專欄，因而得到余先生的賞識，從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三月起，連續撰寫「人間閒話」達十餘年之久；一直把我視做報館的一分子。

二十多年來，我寫了將近一千萬言的文章，有的散佚，有的未存，有的堆積尙待整理，雜文或小說已出版或正待出版者，計有：

- | | |
|-------|----------------|
| 百發不中集 |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出版 |
| 戴盆集 | 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出版 |
| 荒腔走調集 | 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出版 |
| 望天集 | 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出版 |
| 閒文集 | 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出版 |
| 食蠅集 | 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出版 |
| 人鬼之間 | 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出版 |
| 信言不美集 | 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出版 |

先路集 (印刷中)

文壇邊緣 (待出版)

無腸國記 (小說) 五十餘萬言 (待出版) 原發表於臺北「人間世」雜誌

儒林新傳 (小說) 一百二十萬言 (待出版) 原發表於臺北自立晚報

阿亨先生傳 (小說) 五十餘萬言 (待出版) 原發表於臺北自立晚報

由於工作和興趣的關係，近十幾年來，我對於歷史——尤其東北史，曾做了較廣泛的涉獵，從而寫了數十萬言的史論文章。計有：

上古時代的東北及其文化 (編入中華學術院東北研究所「東北論文集」)

兩漢時代的東北 (全上)

渤海國與唐文化 (全上)

契丹佛教發展考 (編入楊家駱先生主編「遼史彙編」第九冊)

熊廷弼之經略遼東 (編入包遵彭先生主編「明史論叢」之六「明代邊政」)

中韓文化同源舉隅 (編入「中韓文化論集」)

東北人文及其文化源流 (刊載於教育與文化雜誌)

契丹禮俗與漢文化 (刊載於國立編譯館館刊)

契丹軍制考

(全上)

遼代北面朝官研究

(全上)

明神宗荒怠敗政紀要

(全上)

明萬曆間礦稅之禍述略

(全上)

東北文物探源

(待整理出版)

以上便是我寫作歷程的概略情況。至於用過的筆名，實在多得連我自己都無法記憶，現在尚可查考的計有：牢罕、韓燭、韓爵、草野介士、東方若朔，公治寧鳴、司馬無違、東方不亮、長孫有忌、柳海濱、韓士奇、王陰明、宣君、岳維喬、馬千里、漢覺、非斯、韋偉、不了翁、李思齊、李非厚、李涓、李寒等。

目
錄

我看辜鴻銘	想到孔夫子	燈下漫筆	這是草	開筆大吉	寫作歷程	手跡	生活照片	素描
元	三	九	六	一				

失眠之夜	三五
隨感錄	三
「靈」與「零」	二
侏儒意識	三
囁語	三
孔子的寂寞	四
鄉氣與傻子	四
一個真正的人	五
雜感	五
治「癢」妙方	五
漫談文天祥	七
門外談禪	七
「參」和「悟」	二
「古董」之感	三

長安與太陽

壹

傷雅篇

貳

雅俗之分

叁

由「死人島」想起

肆

李卓吾的性行與思想

伍

動

陸

答日本張無爲先生

柒

談「心」

捌

我看李後主

玖

四十自勵

拾

所謂現代派

拾壹

隨想隨寫

拾貳

向匈牙利人民致敬

拾叁

談侏儒

拾肆

死者之書	一五三
痛苦	一五七
一條尾巴	一六一
「話」龍點「經」	一六四
我的世故	一六八
吃飯主義	一七〇
閱閱思想的流毒	一七四
談「三風」	一八一
尋周處	一八三
義和團與西崽	一八五
神仙、老虎、狗	一九三
人生三題	二〇〇
不經雜話	二〇八
董其昌的無行	二一九

林語堂作「紹介曲城說」讀後漫談「儒林外史」裏的張鐵臂	二三〇
談不朽	二四九
「新」的感受	二五五
談「熱中」	二五九
小病偶感	二六三
薑是樹上生的	二六六
以舊壘抗新壘	二六八
頑石能點頭嗎	二七〇
且看一個故事	二七三
從長春藤到人	二七四
感情與「海德船」	二七七
出路與死路	二八〇
進化與落後	二八三

智慧與知識	二六七
爲什麼活著	二六九
草與露珠	二九一
聲望與乳酪	二九三
讀書雜錄	二九七
知識的尊嚴	三〇一
知識的排拒	三〇三
談文漫筆	三〇五
談現代詩	三一
再談現代詩	三四
三談現代詩	三七
四談現代詩	三〇
一面鏡子	三三
碼頭主義	三四

學歷與派閥	三七
所謂「身份地位」	三九
守時的範例	三三
這應該不是家醜	三三
「西遊補」創作的時代背景	三二

開筆大吉

過新年，照例是應該貼春條，說些吉利話的。一般農民貼的大都是「新春大吉」；商店則爲「開市大吉」；而我的家鄉甚至石磨與牛車，也要貼上「開磨大吉」與「開車大吉」，並且在新年後啓用時，還要一面推動磨眼和車軸，一面燃放鞭炮以祛除戾氣。現在我幹的，既非歲功豐稔的農事，更非陶朱、端木的生涯，只是用一支破「金星筆」在轉動，使自己的腦汁在這個破筆尖上，絞了出來，賣了出去。如要強和上面的事物做個比較，那也只合於磨眼與車軸。轉，是生存上的被動；轉來轉去，雖不免磨耗得愈薄愈細，然而，「物以致用」，又似乎非此不可。因而，爲了新年討個吉利，我也來貼一張春條吧：但願「開筆大吉」；從而戾氣永去，祥和長存！不過，我的筆尖既舊，且無磨眼與車軸之固，當不敢以鞭炮爆震」。萬一因而魔障猶在，難以「皆

大歡喜」，則其過在天，在筆，我將奈何！

人是沒有不喜歡聽吉利話的，所謂「過年的話常說」，一定會討人喜歡。對於災餘的人，你說他「吉人天相」，「逢凶化吉」，他一定感到非常舒服；假如老實的指出：此禍之來，乃由自招，今後應如何如何，最好的收場，恐怕是不歡而散。聰明而世故的人，懂得逢人即喊「萬歲」的奧秘，所以出入必携，隨時奉贈；如果他也是寫文章的，在一篇喜歌之後，則必很容易地會取得一筆「相對『吉』金」。吉字之从士从口，大概就因為士之口最會歌功頌德的緣故！

其實，吉與凶、福與禍都是相對的。儘聽吉言，固未嘗遠凶；儘想福音，也適足以賈禍。反之，「聞過則喜」的，「聞善言則拜」的，卻又往往會反凶爲吉，化禍爲福。這當然也就是常人与聖人的分界了。喜鵲據說是專報「喜訊」的，但歐陽修卻指出「蜘蛛喜鵲誤人多。」可見「喜訊」有時全是謊言。鵬鳥入宅是「凶兆」，賈誼因而有「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之感。是知「凶兆」有時也可以促人省悟。要之，吉凶禍福之來，在人，而不在天；因爲人類已進化到「人定勝天」的時代了。

話雖如此說，但衡諸人的常情，「報吉不報凶」，仍爲授者受者所偏好。古代的帝王多好「祥瑞」，所以御用文人們便諛之爲龍生，或偽造「兆瑞」以邀寵；唐太宗之痛絕祥瑞而獨愛諍臣，那卻是例外。不過，我們切不可忽略了一點，那就是：社會的「因果律」，在歷史上的顯